

中华传统文化探源



千秋 师道

李桂奎◎著

SFM

高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传统文化探源

千秋师道

李桂奎◎著

QIANQIUSHIDAO

SPU
南方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秋师道 / 李桂奎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548-0890-0

I. ①千… II. ①李… III. ①教师—道德休养—通俗读物 IV. ①G4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4432号

责任编辑: 李 智 纪 元

责任技编: 杨启承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890毫米×124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32 000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890-0

定价: 1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绪言

《礼记·学记》有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后来《三字经》采用了这几句话，只是将“道”字改为“义”字，大意相同：玉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美品；人不投身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古往今来，所谓“生而知之”“天生神童”云云，不是那些天才自诩者夸下的海口，就是那些天才崇拜者的梦中呓语。历史早已证明，一个人若要懂得为人处世之道，具备一定的生存能力，必须靠后天励志求学，不断地塑造自我。历代层出不穷的“劝学文”“劝学诗”都在鼓励人们求学上进。唐代韩愈《师说》曾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了快捷地实现学有所获，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求学者往往都要拜师。“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意思是，“师”是“道”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播者，能够凭着自己的先知先觉去导引求学者走捷径、抄近路。自古以来，“道”借“师”以行，“师”借“道”以成，“师”与“道”形影相伴。如此一路下来，“师道”文化穿梭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漫漫征途，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

据萧承慎考证，“师道”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① 尽管这一

^① 萧承慎. 师道征故 [M]. 贵阳: 文通书局, 1944: 1.

词汇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在古老的中国，“师道”文化却是由来已久。先秦诸子百家的大师不仅大多发表过有关“师道”的精辟言论，而且还先后留下了不断践履“师道”的身影。尔后，历朝历代，不仅有关“师道”的学说不绝如缕，而且还出现了一系列专门探讨“师道”的论文、论著。尤其是自唐代韩愈作《师说》大力推崇“师道”以来，后世不断有人高调谈“师”论“道”，如宋代的王令，明代的王世贞，清代的章学诚、姚莹、胡薇元等人分别撰写了题为《师说》的文章，而明代的张自烈，清代的黄宗羲、翁方纲等人还以《续师说》《广师说》《拟师说》为名目，畅言“师”及“师道”。“师道”文化泽被后世，历久弥新，其底蕴期待人们去不断地发掘。



韩愈像

用现在的眼光看，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社会角色，严格意义上的“师”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科技知识薪火相传的主体，它是伴随着学校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教育机构的设立而出现的一种不可缺席的职业角色。先秦时期，学校性质的教育场所已开始广泛设置。《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告诉我们，那时的学校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单元而层层设置的，大致是：每二十五户人家设“塾”；每五百户人家为党，党内设“庠”；每一万二千五百户人家为遂（即“术”），遂中设“序”；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则设立“太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学校的覆盖面还是较广的。有了学校这一类的教育场所，便有了“师”这一行当的应运而生；有了“师”这一行当，便有了跟从学习的“弟子”群体；有了“师弟子”（今称“师生”）关系，便逐渐产生出以“为师之道”与“尊师之道”

为主要内容的“师道”文化。

在中国古代，“师”的内涵颇为丰富而复杂。首先，历代各地官学、私学层次不一，对“师”的称呼并不一致。先秦时，人们曾经称普通老师为“师傅”，如《谷梁传·昭公十九年》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意思是，为人父母者要主动把子女送到学校去读书，八岁适龄儿童若不被送去接受师傅教育，便是其父之罪。这里所说的“师傅”，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老师。此时，人们还开始称国学教师为“先生”。汉代，太学兴起，其教师被称为“学官”，亦称“校官”，或称“讲郎”。西晋咸宁二年（276年），人们又称协助国子博士传授经学的国子监教师为“助教”。宋金时，人们再用“教授”一词取代“助教”，太学教师则被称为“学政”。明代，掌课试之事的教师被称为“教习”。清代，教师之称尚有“师保”“监学”“学正”“教谕”等等。其次，从所教授的对象反观，“师”这一行的层次与功能也颇为复杂。黄宗羲《广师说》指出，流俗有“句读之师”，有“举业之师”，有“主考之师”，有“分房之师”，有“荐举之师”，还有“授拜之师”。总体而言，把知识的传授者称为“师”，古今观念并无二致。然而，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至少还有四类人也常常被尊称为“师”：一是为帝王建功立业而出谋划策的政治或军事高参，比如伊尹、姜太公、周公旦、管仲、范蠡等，都曾一度被当时的帝王或后世统治者尊称为“师”“军师”；二是在科举制下，那些主持考试和面试的知县、知府、学政、总裁、阅卷大臣、读卷大臣等官员，乃至主持殿试的天子，往往被举子们尊称为“师”；三是在手工业、商业、医药业、戏曲杂艺业、武术界，人们把向自己传授技艺的人都一概尊称为“师”；四是在宗教界，人们也习惯把那些讲经说法、传授教规的长者尊称为“师”。可见，就广义而言，“师”一词还具有很大的外延面。对此，张世欣说：“在古代社会

生活中，“师”并非只是指学校里的专职教师，还是社会生活中对德高、技高、年高的人表示尊重的一种泛称。”^①当然，“师”之称谓的复杂性决定了从事“师”这一职业的人的复杂性：通常所谓之“师”多是笔耕舌耘的文人，但又并非尽是文人，如《水浒传》中的林冲任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武人为师；“师”多由资格老的成人担任，但也有少儿师，如七岁项橐曾为孔子之师；古之“师”多为男性，但女性也可从教，如汉代《女诫》的作者班昭就曾受聘为宫中女教师，为宫女们讲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除了世俗世界学高身正的人堪为人师，宗教世界的和尚道士们也可被称为“师”。^②

既然“师”这一群体如此多种多样，那么，其教授的对象也自然会多种多样。对这些受教育的对象，古人多称为“弟子”，尔今大都叫“学生”。弟子多为男性，而明清老师也多有招收女弟子者。由于传统社会是靠知识薪火的代代相传运转的，故而学习对象和品类也较丰富：百工学习制作手艺，演技者学习肢体武艺与口技，佛道弟子学习法术，等等。



明代陈洪绶《授徒图》

① 张世欣.师道观的解读与重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49.

② 钟年.中国人的传统角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4-15.

在“弟子”名分中，除了从师学习、直接受教的“受业弟子”，还有崇拜某人道德学问，而未能身受其教的“私淑弟子”以及在老师处登记姓名、承认师生关系但不一定直接受教的“著录弟子”等。况且，古代的学生，除有“弟子”之称，尚有“门生”之称。而“门生”之内涵又因时而异：东汉时指再传弟子，后世亦指亲授业的学生；汉魏六朝指依附世族在其门下供役使的人；唐宋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也自称“门生”，而经过皇帝殿试的举子，则可以自称“天子门生”。此外，人们还常常把接受武功、手工艺等技能方面训练的弟子称作“徒”或“徒弟”。

在传统社会里，“师弟子”“师徒”以及“座主门生”关系也就成了一种十分普遍而又特别密切的人际关系。一个人一旦在社会上做出了一些成就，有了一定的名气，人们总会想到他的老师，指出其师出何门；而各界成功人士每当在自报家门，讲起自己的成功之路时，也往往会自称是某某人的弟子，或师从师承过何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化传统不独中国专有，而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共有的现象。曾有人指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小学或中学老师。向来以“忘本”为耻的中国人，更是常常会饮水思源，容易在成就面前想到老师的栽培之恩、再造之德。且不说文界如此，就是武界也很看重师门。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两个侠客一照面，不论是敌是友，头一件事就是要自报师门，即如令狐冲那样的华山派弃徒，也要表明自己出自华山派门下；像郭靖那样的“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侠，每每见到老师柯镇恶，也总是要那么毕恭毕敬。

中国古代通常把人生智慧分为“道”“经”“术”三个层次。“道”几乎被所有学派奉为最大的学问，而“经”则是对“道”的阐述，“术”则是实践“道”的手段和方法。由于“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因而中国古人特别看重它，乃至视其

千秋师道

为终极性的人生目标。在古先贤看来，“道”即是人生美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人皆为“道”而来，亦皆为“道”而去，以至于孔子他老人家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为政》）一提到“道”，人们必然联想到一个传承与执行的问题。怎样来传承和执行这个“道”？中国古代主要靠官办的各级学校以及私学、书院等教师来“传”，弟子来“承”。在短暂的人生中，人人都应该不断地求道、问道、访道、证道、弘道、施道。孔子曾向得道高人老子问“道”。经老子点化，孔子的学说有了极大的提升。孔子一旦得道，便坚信自己拥有了布道的资格，故而他胆敢自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凭自己的仁义水平，孔子自以为有足够资格为人师表。他平生为得道而学，为布道而教，为施道而周游列国。在古人看来，大至孔子般的圣人先贤，小至拥有一技之长的凡夫俗子，人人都拥有一份“得道”的机会和资格。无论商道、兵道，还是学道、政道，乃至歪门邪道，皆可“师学”。要“闻道”，就必须先“问道”；而要“问道”，就必须先“拜师”。为师者的天职就是通过言传身教，授弟子们以“道”。当然，“闻道”有先后，后闻道者自然要主动向先得道者去请教。因此，作为“师道”的“道”，其内涵也相当丰富。若不经意地数落一下，即有“道德”“道术”“道教”“道道”“门道”“道业”等义项。“道”须通过修行而得，即所谓“修行得道”。不仅儒家之“修身”意在“得道”，就是在佛教、道教中，“道”也要靠修行、修炼获得。如“道业”，梵语作“karma”，就是指修行行为。

“师”与“道”二字含义如此丰富，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师道”一词（辞），其意蕴自然也特别丰厚。六十多年前，萧承慎就曾感叹道：

“师道”一辞虽为古今学人所常用之教育术语，然近代书坊

所出之教育辞典，如《教育大辞书》（商务），及《中国教育大辞典》（中华），皆未采录；而一般辞典，如《辞源》（商务）、《辞海》（中华）亦未列入，岂以其源难考，其意难征耶！^①

即如今天出版的一些工具书，虽然有所补充，但也仍不免挂一漏万。尽管“师道”文化千头万绪，但对我们来讲，却也并非如同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约而言之，“师道”的基本内涵不外有二：即为师之道与尊师之道。前者是针对教师而说的，后者是针对学生而言的，二者相辅相成。清代初期，有一个名叫年羹尧的名将重臣曾制作了这么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大意是，一个学生如果不尊敬老师，便有天诛地灭之罪孽；一位教师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就与男盗女娼之辈无异。这话虽然说得粗俗了一点，但却涉及“师道”文化的基本内容。“为师之道”主要是指为师者应该注重自我修养，锻成教人训人的风范和智慧，力求做到恪尽职守地培育英才，至少应做到不误人子弟。事实上，“为师之道”的“道”，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自古以来，不少老师靠学高身正赢得众多弟子，乃至出现“门徒数千”的盛况。如《梁书》记载，严植讲“五经”，每场听众常常达到千人；还有些名师声名远播，赢得厚爱，乃至出现了不少弟子“千里追师”“负笈而从”的感人场景。另一方面，由于“师”是“道”的承载者与传授者，故而“重道”必先“尊师”。说起来，这“尊师之道”主要是指社会应该营造尊师的风气，使每个从学者都自觉养成尊师的习惯。其基本内容包括择师之道、求师之道、拜师之道、报师之道等。“择师之道”警示人们，一个人的成才与选择适合的老师施教是分不开的，因而要慎重择师；“求师之道”警示人们，要凭借谦恭与真诚，以获得足以“可教”的资格；

^① 萧承慎.师道征故[M].贵阳：文通书局，1944：77.

“拜师之道”警示人们，要按照传统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仪拜见老师，加入“师门”，缔结真正的师弟子关系；“报师之道”警示人们，要对有恩于己的老师履行生前侍奉、死后供祭等报答义务。在古代尊师重道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尊师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如汉明帝披孝送葬，颜真卿辞官拜师，杨时程门立雪，朱丹溪为师治病，杨继盛尊师守节，董沔七十拜师，等等，这些故事都洋溢着浓浓的尊师之情，至今为人乐道。

“师道”尊严而神圣，人所共知。然而，它也在历代屡屡受到冲击。如元朝就把包括“师”在内的“儒”（知识分子）纳入三教九流中极低的位置，称“八娼、九儒、十丐”。明清时期，人们似乎还在重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句古话，但谁都明白，读书是冲着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去的，只有那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才会极不情愿地去为师，聊以维持生计。即使在大家庭入幕的“幕僚”，曾一度号称“师爷”，却连未入流的官品都没有，不过只是官家的附庸而已。后来，连这样的虚名也难得了。社会上关于老师的各种贬称不断出现，如“教书匠”“孩子王”“村学究”等，文人也常用以自嘲。当然，“师道”不尊的责任并不全在学生与社会，为师自身的素质也值得反思。如在明清时期，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还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改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被吓跑了。时人作诗嘲笑说：“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贬低嘲讽私塾先生的笑话，虽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私塾先生中的确不乏滥竽充数者。他们的存在，降低了老师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应该遭到挖苦和讽刺。面对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黄宗羲在《续师说》中说：“嗟乎！”



黄宗羲像

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而非师矣。”意思是说，作为教师，要首先教育好自己，修炼道德情操，提升专业素养，做到操守高尚，业务精通，才有资格去为人师表；否则，不配做人家的老师。至于晚清张之洞对待“教习”的态度，也应该作两面看。据《清稗类钞》记载，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始创办洋学堂，曾聘请了好多宿儒来当“教习”。张之洞第一次对他们训话，便毫不客气地说：今天请到的“教习”老师们，都是“衮衮诸公”，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地教好学生。如果不能教好学生，就是失职，那么

只好“诸公滚滚”了。这话固然意在敲打那些滥竽充数、不务正业的老师，但说得却非常难听，多多少少透露出对老师的不尊重。

“师道”不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时期尤甚。“师”成了“臭老九”，其老祖宗孔子被打倒，“师尊”跌入了万丈深渊。新时期以来，政府一再提倡“尊师重教”，注意提高教师的地位，并特设了“教师节”，“师尊”有了些时来运转。人们也在不断地为教师增添了一些诸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以及“蜡烛”“人梯”等光环和美称。然而，教师的职业声望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教师的待遇仍然普遍低于同等学历的其他许多职业的从业人员。众所周知，每当人和人的关系被简化为利益关系的时候，每当师弟子、师生关系被契约化的时候，“师道”就无形之中被淡化。这种风气明清时出现过，而在当下尤为严重。当

然，非但大陆的“师道”建设不尽如人意，即如台湾等地区也出现过严重的不重师道的现象。三十年前，南怀瑾曾针对当时“师道”沦落的情景和风气，发表过这样一番感言：

在小学生们们的纯洁心灵中，大体说来，对于好的老师的尊敬，真有神圣庄严之感。看到老师就要敬礼，同时又一半胆怯、一半害羞亲切地喊一声“老师”。可是一到初中，学生的年龄长大了，老师的尊严也走样了——当然这与现行教育的学校制度是有密切的关系。于是对于“尊师”的态度，比起在小学时代，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再到了高中时代，比起初中，又减少到一半以上。如果一考进了大学，学生与师长之间，就几同陌路之人。甚之，离开课堂以外，在任何地方碰见了师长，还肯向老师翘翘下巴（不是点头），举举手打个招呼，老师们应该有“受宠若惊”之感。倘使亲切地喊一声“老师”，真会使你感觉到感激涕零，不胜感动呢！大学毕业以后，在别处遇见了老师，还能礼貌地招呼一声，那会使你觉得其人可以“德配尧舜，道贯先贤”了呢！这种情形，是现代中国人和教育界心照不宣、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由此可知，在现行教育制度的学风之下，教育程度愈高，知识愈丰富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也愈减少。甚之，低至于零。^①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南怀瑾所说的从小学到大学“师尊”递减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学生成长的过程，竟然成了对“师道”淡化并与老师疏离的过程。这是颇令人担忧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师生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传统“师道”不断地遭到曲解，当下竟然有人狂呼乱叫：“师道教化误人！”“师道尊严可以休矣！”再加上受教育市场化经营理念左右，有些学校纷纷打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招牌，提出了诸如“一

^① 南怀瑾. 南怀瑾选集：第六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30-331.

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是最优秀的”等口号，似乎是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实质上贯彻的是“顾客是上帝”的经营理念，是在把教师摆在了纯粹服务性的位置上。当下，教师队伍乱象频现，有的人不务正业，吃里扒外，误人子弟，被讥讽为“毁人不倦”；有的人做中介诱骗花季少女学生去卖淫；有的人利用学术权力对女学生实施“潜规则”。对此，人们不免感喟：“师傅不明徒弟拙，南郭先生何其多！”同时，学生这一方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学生不守规矩，肆无忌惮，欺侮师长；有的学生变“侍师”为“弑师”，搞得清静而纯洁的学校再也不想象牙塔。

面对“师道尊严”，可能有的人会借口说：“我们老祖宗那一套毕竟太严苛了，不近人情，西方民主世界可不是这个样子。”殊不知，“尊师”是人类文明建设中的一种共通的德行。西洋文化向来也有尊师传统。且不说美国、德国等西方大国都很早就设有教师节，就是其他小的国家也把尊师看得很重要。如希伯来人经常忠告青年人：“要像尊重上帝那样尊重教师。”其尊师姿态不亚于中国人。同时，尊师也在宗教世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耶稣有一句为人熟知的話：“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期望得到尊重的口气不比中国古人小。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尊师”当作糟粕性的“国粹”去抵触。一句话，尊师重道，中外一理，古今一理，毋庸置疑。

时过境迁，面对新式人伦关系的构建，传统的“师道”理所当然地要不断更新，但其文化脉系却不容斩断。自韩愈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感叹以后，历代不断有人呼应这一话题。历经千年，“师道”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这并非意味着传统“师道”文化沦丧殆尽，而只是意味着“师道”水平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值。时至今日，传统“师道”的影子还继续浮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

“师道”文化的精华永远值得传扬。

在探寻中国传统“师道”文化精髓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师道”已不仅仅囿于学林，也不单单囿于教育界，而是遍布整个社会、整个人间，它大至与国家之“政道”相连，小至与家族、家庭之“孝道”相通，是中国古代伦理社会的有机构成。“尊师重道”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此，南怀瑾也总结过：“即使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文化传统的熏染中，也都知道‘尊师’的重要。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习‘武’的人，对于‘尊师’，更加重视。”^①既然“师道”文化已经遍及人间，传扬千秋，那么，我们在探讨这一文化内涵时，应该尽量广泛地打开视界。故此书命名曰《千秋师道》。

在撰写目标和策略上，本书致力于运用活生生的个案阐释古代“师道文化”，而不着力探讨古代教育学或教育理论。一方面，为保持“师道”文化原汁原味的醇厚和古色古香，我们原汁原味地引用了一些历代先贤阐发“师道”的名言警句；另一方面，为避免读来生涩，我们又对绝大多数原文作了翻译和阐释，乃至根据场景虚拟了人物对话。在材料取舍上，本书既以史书所载意味深长的名师高徒经典案例为主，又兼取小说戏曲中有关“师道”的故事，意在既以趣味性饕广大读者，又以图景性令人一饱眼福。

^① 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27.

目 录

绪言/1

一 孔子及其师道风范/1

- (一) “敏而好学”与“学高为师”/1
- (二) 史上第一塾师的教学之道/9
- (三) 至圣先师的为师风范/15
- (四) 万世师表的师道传承/17

二 历代“师道”源流与传扬/22

- (一) 先秦“师道”之兴与两汉承续/23
- (二) 唐代韩柳“师说”与师道振兴/28
- (三) 明清“师道”复兴及名流“说师”/35

三 堪为人师与为师资质/41

- (一)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42
- (二) “耆艾而信”与“无长无少”/46
- (三) “敢为人师”与“不苟为师”/52
- (四) “一字师”现象趣谈/57

四 为师风度与施教有方/60

- (一) “严师出高徒”说/61
- (二) “达师”之教令人“如坐春风”/65
- (三) “明师”之教贵在“能博喻”/69
- (四) 马融“绛帐授徒”成美谈/72
- (五) 民间“名师施教”传说/73

五 贫穷不改为师之道/79

- (一) 扬雄作赋“逐贫”/79
- (二) 韩愈撰文“送穷”/81
- (三) 朱熹甘于贫贱为师/83
- (四) 明清塾师叫苦连天/85

六 择师宜慎与拜师以诚/88

- (一) 择师不可不慎/89
- (二) 拜师不可不诚/94
- (三) 拜师讲究礼仪/98

七 尊师之风与报师之道/105

- (一) 帝王尊师佳话/106
- (二) 文人“帝师梦”/109
- (三) 侍师以礼与“程门立雪”/112
- (四) “报师恩”情结/113
- (五) 祭师以示敬仰/117

八 传统师弟子伦理之道/122

- (一) “师门”观念与“师徒如父子”说/123